



闻汉堂记

散文

生动的猪

张健堂

这是一头汉代的猪，是汉墓中殉葬的明器。

动物的形象在古代雕塑中是早就有的，先于人物形象，可见动物和人物的关系多么密切，何况是跟人朝夕相处的猪呢。

乍看，这头猪跟汉代和汉以前的猪很相近，它身高7厘米，身长18厘米，头长、身瘦，不像前些年很时尚的约克夏、巴克夏那些杂交猪肥肥大大的，这头猪像是野猪，像是如今的瘦型猪。

这头猪侧面看很欢喜，眼睛和嘴都像是笑着的。

一位藏友说，你才不知道这个猪好在哪儿。你再看看。再看，我还是不明就里，还是看着这猪笑眯眯的。藏友说他在农村养过猪，他说这个猪像猪，你仔细看他那嘴。

那嘴怎么了？我以为他是说那嘴做得有点不规矩，上颚下颚有些错位，手工制作，自然难免嘛。藏友说你想猪吃东西的样子，想不起来？猪吃东西牙是错着的，不是上牙下牙对着咬，是上牙下牙错着把食物磨碎，啊，我恍然大悟了，还有很多动物都是这样啊。再看这头猪，不仅是笑眯眯了，而是高高高兴兴认认真真咀嚼着食物的贪婪的猪了。这就是藏友说得好，好生动！

制作它的匠人对它的形象已经烂熟于心了，对它吃食的嘴型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想起做起就自然是这个样子，得心应手，手到擒来。还有牛、马、羊、鸡，还有形象各异的汉俑，骑马俑、武士俑、说唱俑、舞蹈俑，哪个不是形象生动匠心独具呢？只有他们的这细心观察形象积累和精良手艺，才能让我们能在千年之后领略到汉代的风采啊。

江南客

程远河

故园春事，我们网上虽有交流，但各自被命运驱使，哪里还有在一起长谈年轻时好梦的机会啊！

今夜，柱哥未走，在我少时读书的窑洞，在我们都永存记忆的八仙桌旁，长话到天明。

三十年前。日子随意铺展，柱哥南北东西，天下都在脚下。表嫂的泪滴从不能阻拦他的脚步，杨柳岸上的玲珑少年不会只守着爱情的阁楼。多少次表嫂撑一叶扁舟在晨曦里送别只身天涯的他，她在江南的遥望是他最温情的守候。当他的厂子风生水起的日子，他们心底的欢呼填充了以前次次断肠的别离。

二十年前。他开始了故园的回望。他在那边不能脱身，忠孝难以双全。他是霸道而果敢如铁的男人，他让三十多岁的她带着十来岁的儿子回到故里伺候二老，小村迎来了美丽如画的江南女人。她用心做她该做的事情，公婆在她的照护下身子比谁都硬朗扎实。父母唤他归，父母赶他们走。他载着她和孩子驶出远山。

十年前，他心渐渐沉静。他忽然发现，仅仅剩下对金钱疯狂追求的人生是多么可怜。他断然停下他掌舵的大船，上岸缓缓经营自己的心灵。二十年的风雨也不是一本大书吧，他咀嚼岁月如品美酒。他绝不守旧也不爱怀旧，但骨血里的东西改变了，他提笔总是老家的风物，他把小村的人家按大门楼的顺序写了一遍……

我不停地翻着他的书，身在江南的他写的

不是江南的文字。

四点了，柱哥说现在他南方屋子后面的寺庙里的钟声一定响了。他说着，竟然侧耳倾听，似乎那千里之声就能入耳。我只知道寒山寺的钟声敲打过张继的无眠，而其他江南的钟声好像都是历史的残梦，回响或断续在典籍中。“山僧不解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现在沉甸甸的历史包袱不会有了，但我们的家国之恩未必就逊于古人。苏州，扬州，无锡，南京，这些名字和中国相连，和文化辉映，都成了文化人生命里的因子。

申洼村的灯火今夜不灭，太湖边今夜也有渔家的灯火吗？我没有挑明，我离开中原荒村到江南小镇近四十年的柱哥，千帆过尽仍然是江南客。隔江西北望，他打捞起的月色晕开怎样的记忆？炊烟总升起，在他眼里弥望的是船儿的桅杆，还是北方小伙伴们背着书包打打闹闹上下学的身影呢？

在二百米外的另一个宅院，表嫂和我三姐说话不知到几点才睡。他们不会知道我们今夜的谈话，我们用一夜总结着半生。柱哥已经决定重回故里，当然他不是衣锦还乡，他也不是要做傲然的隐士。他只是想循着自己的心，安顿好它，不言荒僻或繁华。我的表嫂，这个一生坚信爱情的女子自会与他永远相随。家围在心，自在山水。

梦里都是客啊，柱哥这个江南客已经归来。二十天后，在东海边，此刻该有一笛月明起大江吧！它，会是谁的梦境呢？



沙漠光影 山野 摄影

写给妻子

梁海潮

恋爱的季节 你是我的甜蜜 睡里梦里嘴里眼里 都是你笑露酒窝的表情 婚后的日子 你是我的风景 是别人目光里的画 是一刻也不愿离开的羞赧人到中年 你是我的门岗和保安 以敬礼的姿态 让儿子成长 让丈夫成就 让父母梦稳 让未接节 护卫着家的城堡 让三三四四不三不四 不能入侵 老老了 你是我太阳下的回忆 小桥边的栏杆 是年夜饭温馨的能源 是我一生最丰厚的储蓄

商都钟鼓

公与私

高玉成

公私无“私”区别很大。“大公无私”不是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而是准许有与不准许有的问题(极端的年代，甚至“私字一闪念”也是要“狠批”的)；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不符合初级阶段实际。“先公后私”承认“私”的存在，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需要，但在处理公私关系的时候，必须是先公后私，公在第一位，私在第二位。颠倒了公私定位，就会把个人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轻则“庸懒散”，得“上班病”，违反职业道德，重则损公肥私，贪赃枉法，堕落成为贪腐分子！

最后说分量。公与私的分量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克己”是约束自己的私心，“奉公”是

以公事为重。私心约束得越严，“奉公”之心就越重；“私”去得越多，“政”就越清廉，古人所谓“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就是这个道理。公与私的分量又是用心体验的，“公道在心中”，公心重还是私心重，每个人心中都一清二楚，不是靠嘴巴辩护的；公心有多重公道就有多宽，私心有多重私欲就有多深。全党都以公心为重，克己奉公，党风自会清正，党的事业自会兴旺发达；“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实在是至理名言！

因此，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划清公私界限、摆正公私位置、权衡轻重谁轻的问题，道理并不深奥，关键看党性。党性强则公心重，党性弱则私心多。所以，廉洁从政的根本，还是增强党性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出台的准则共8条，281字，颇有似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言简意赅、易懂易记。革命战争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统一全党全军行动，取得全国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期待新出台的准则也能像当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深入人心，严格执行，成为新时期从严治党、廉洁从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连载



“会做数学吗？”另一位小孩又期待地问道。“废话不是，计算机的基础是高数，别说你们的代数几何了。”骆家龙道。“那就好……你们的练习册给我……”小孩伸着手，把同伴书包里拿出来的一摞练习册收到手里，翻着指着告诉骆家龙道，“就

三天过去了。东湖湖畔，沿着东江大学校园往南的一段街路上，有一个天然的零工劳务市场，骆家龙在这里已经第三天了，靠着捡了几片瓦楞纸包装箱换的三个馒头，硬是支撑到今天，人头也到极限了。此时温暖的阳光在头顶照着，就像天上挂了火炉一样，烤得他浑身出汗。面前的牌子上，写着他的专长：C语言编程、单片机模拟、汇编语言、英语四级、电脑主板级维修……一股脑把自己会的全写上了，不料能改变命运的知识却填不满肚子，但凡有辆车，肥头大耳的小包头都只嚷一句：谁铺过地板砖？哗啦一下子去了好几个人，骆家龙傻眼了。不会。再来一位，又嚷着：钢筋活谁干过？上车！哗啦又走一群，骆家龙又傻眼了，不会。他不断地降低身价，下定决心哪怕是刷碗洗盘子的活，来了就接，好歹混上几天。等他放下身价，终于挤上一辆面包车，那矮个

的南方老板又是叫嚣着：“身份证都拿出来，干完活再还你们啊。”一下子又把小骆给拒之门外了，这天上午有一个最好的机会，是一位中年妇女找家教，谈得挺好，不过要看他的身份证，总不能让没证的人领回家吧？还不知道是不是坏人呢。小骆又一次失望了，心气向来很高的他不屑于解释没证的原因，不过这个惨兮兮的样子，让那位妇人同情心大发，临走不忘给小骆扔了五块钱。小骆一下子泪奔了，差点给阿姨鞠上几躬谢谢这救命钱。肚子填了点货，骆家龙又坐在路边的牌子后傻等着。他想起少年时代的梦想，每天痴迷地玩着电子器件，后来又迷上了当警察，选的是计算机系，他畅想着自己两个梦想结合的时光，肯定是一种充实而有趣的生活，可现在才发现，所有的梦想和努力，在落魄的时候，连一个馒头也换不回来……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日落西山，又是一天过去了，骆家龙扶膝而坐，昏昏欲睡了。他手里婆娑着卡片机，准备在坚持到天黑

的时候放弃。一辆自行车突然停在自己面前，有个稚嫩的声音在念着：“C语言编程、单片机模拟、汇编语言、英语四级……这么拽？”骆家龙抬起眼皮，是初中的小屁孩围观他来了，那看着就想揍的德行，有点像余罪。他对着另一位戴着眼镜的小孩说道：“看到没有，这就是好好学习的下场……”一群小孩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骆家龙现在连骂人的力气也没了，哼了哼，又低下头有气无力地坐着。他在作最后的挣扎，那桥洞里实在没法睡觉，南方这潮湿的空气，一觉起来全身酸疼酸疼的，他怕自己根本支持不了四十天。沉默时，那五六个小屁孩使着眼色，像在商量什么，有点不怀好意似的。不过现在骆家龙可是人穷胆大了，有气无力地说道：“一边玩去吧，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带头的蹲下了，细细看着骆家龙还算文质彬彬的样子，突然问道：“会写作文吗？”“会呀。”骆家龙眼睛一亮道，不过马上黯淡了，总不能受雇于这些小屁孩吧？

这个单元，都给我们做完……干不干？”骆家龙一愣，斜眼看着这个半大娃娃，敢情是找枪手来瞄上他了。他挣扎着，这种毁人不倦的事能不能干？思忖之下，似乎不能干。“一份十块钱，一篇作文十五块。”小孩直说道。“行。”骆家龙一下子不挣扎了，脱口而出。交易达成了，那五个学生留了一个人看着他，剩下的就相约网吧去玩了。骆家龙板子垫在腿上奋笔疾书，心里酸楚得几乎要泪奔了，从来没想到，异乡能遇到这么多知己，居然让他学有所用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饭钱解决了。“走吧，这家伙饿极了，连小孩也不放过了……哎。”王武为笑着说，驾车的高远看骆家龙没事，拐出了路面，同伴王武为在联系着后方，询问着距他们最近的目标还有谁，竟然得到了有一对已经碰面的消息，让两人好不诧异，加速着向指示方位驶来。碰面发生在前一个小时，这

种概率放在这座大城市里不大，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都是街上逛游的，饿肚子碰一起了，那叫缘分。目标在临江大道上，这个车人混行的大道很零乱，不好找目标。两人故意放慢了车速，王武为对了几遍坐标，搜寻了好多次才猛然拉拉高远道：“就是那俩……昨天还在黄花岗公园睡觉的那个。”高远一瞅，笑了，这俩也算反应快的，只见两人做贼似的，几乎是猫着腰走，所过停留之处，总是留下一个鲜明痕迹，对，贴小广告吧。左一张、右一张，上一张、下一张，贴到个橱窗跟前时，里面的店主追回来了，两人撒腿就跑。高远和王武为笑着驾车走到近前，那小广告上赫然是：无抵押快速贷款，联系电话……“这个我想起来了，叫什么晓晓的，还是你老乡呢。录上了吗？”高远笑着问，王武为截了段录影，说道：“录上了，这俩机灵，找到贴小广告的活干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往前走走吧，从这儿拐

到广园高速，往机场方向去的路，还有三个人。哎，8号那位，这几天根本没离开机场，算不算异常？”“那个人我想，应该是当时最后离开我们的那一位，这不算异常吧？”高远回答道，想起了那晚最后下车的余罪，他不知道名字，不过印象很深，那位下去的时候很平静。两人回忆着，那一位昨天晚上晚见的时候是下午六时，在机场人口晃悠着，丝毫不像这些失魂落魄的……第一个出局的，是郑忠亮。接到了远在东江省行动组的详细汇报，经过略微有些出乎意料，可结果对于许平秋来讲似乎并不意外。此时他老在家中，对着面前的笔记本上那张严肃的照片凝视着。郑忠亮，父亲是中医、母亲是乡中老师，岳西省南部曲沃人，独生子。专业是刑事侦查。履历清白，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倒还有过奖励，中学三好学生、警校优秀学员，数项不轻不重的荣誉，找到这个名字在警校应届毕业生推荐名单里排在前面。